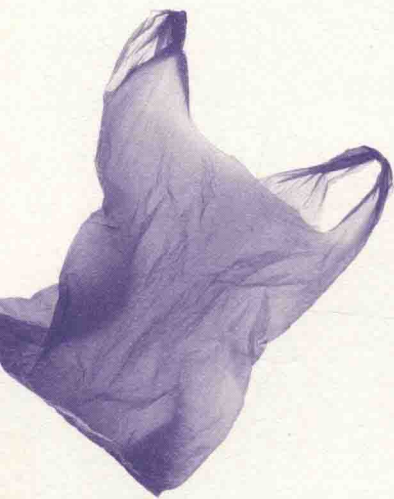


远子
著

白日漫游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远子
著

白日
漫游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白日漫游
BAIRI MANYOU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日漫游 / 远子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9. 4

ISBN 978-7-5598-1647-4

I. ①白… II. ①远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3873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(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邮政编码: 100176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8.25 字数: 110 千字

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上 篇

- 业 余 / 3
清 洗 / 17
同 盟 / 33
追 随 / 45
死 者 / 57
下 山 / 69
诀 别 / 99

下 篇

- 认 错 / 115
变 老 / 125
朽 坏 / 135
关 内 / 165
远 亲 / 211
逆 子 / 225
心 经 / 239

后 记

上 篇

业余

我是一个编辑，也就是说，我每天至少要读十万字的文字垃圾，而这样的生活，如果可以称其为生活，我已经过了五年。有朋友问我，你每天读那么多小说会不会有审美疲劳，我笑了，哪有这回事，从来都只有审丑疲劳。一开始我还能在夜里读点世界名著，冲洗一下被侮辱的眼睛和被损害的心灵，但很快我就再也无法这么干了。我的眼珠顺着书上的句子左右移动，文字超载的大脑却拒绝它们的进入。我只能转而去观看娱乐节目，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，关掉视频后我开始咒骂自己，在悔恨中入睡。每天早晨醒来都像是从同一个早晨醒来。特朗斯特罗姆说，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，对我而言这更像是跳楼，从抽象的噩梦跌入具体的噩梦。我躺在床上左顾右盼，拖延起床的时间，企图找到一丝新意、一点乐趣。然而一切照旧，今天就和

昨天一样丑陋不堪。我的愤怒总是在这个时候达到顶点，辞职，辞职，辞职，这个念头像齿轮在我脑子里咬合转动。但是随着刷牙、洗脸、洗头、胡乱往胃里塞点面包、挤公交、推开公司大门等一系列动作的完成，内心的争斗被一点点稀释，我觉得自己还能再忍受一天。审稿的间隙，我偷偷上网浏览各种负面新闻，咒骂利维坦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斗士，只有躲在别人的苦难里，我才能暂时忘却自己所受的折磨。

毫无疑问，编辑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尊严可言了，尤其是文学网站的编辑。在作者们的眼里，你和餐馆的服务员没什么两样，不过是答疑解惑，端茶送水。他们甚至直接称你为“小编”。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，就对一个招人烦的作者说，“小编”是编辑的自谦之词，不是谁都可以用的，就好像你不会管你朋友的妻子叫“贱内”，管他的儿子叫“犬子”。没想到，这厮居然把聊天记录发给了老板，后者训斥了我一顿，劝我不要摆架子得罪作者。我手下有二十来个这样的重点作者，一个比一个写得烂，却都认为自己是杰作，他的读者不够多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营销工作。他们把自己的创作冲动当作创作才华，而他们

每天都那么冲动，有的甚至一个月就能写出一个长篇。我劝一个作者写慢点，他甩给我一篇文章链接，标题是《莫言 43 天完成 49 万字》。我真想把手伸进对话框，再从他的电脑屏幕里伸出来，抽他一巴掌。

想归想，做归做，到头来我还是得乖乖哄着他们，对他们说你写得好啊，而且还能写得更好。有时我想，我每天这么“捧杀”他们也挺好的，让他们心气越来越高，他们就会写得越来越差，我在加速他们作品的衰亡。不过事实并非如此，他们的读者并不少，有人已经著作等身，还卖出了影视版权。他们从不随手扔垃圾，而是把它们全都写进小说，可架不住读者们就是喜欢。可能因为大家都是吃垃圾食品长大的，消化不了太精细的粮食。他们的作品正在被人传颂，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，而我只是一个逆流而上的怪胎，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。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专业的编辑，因为我打心眼里瞧不起我接触过的几乎所有作者。我甚至开始理解历史上的独裁者为什么那么讨厌文人骚客，如果我有权力，说不定也会挖一个埋人的大坑。我的心胸越来越狭窄，心理越来越阴暗，太可怕了，我想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

要不我也开始写作？失眠的夜里我总是这么想。他们写成这样都好意思拿出来见人，我有什么好害怕的？我爬下床，打开电脑，点上烟，开始写。可是不行，刚开个头就写不下去，也许是因为我读了太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一下笔就想着时代、命运和上帝，总是想要刻画大写的人和大写的心。可我自己活得像一只臭虫，怎么可能写得出英雄？总之经典毁了我，我当初就不该读那么多书。我枯坐在电脑前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反复读着自己刚刚写下的段落，越看越沮丧，最后只能一口气删掉。我退回编辑的原形，重新躺到床上，眼前浮现出作者们的身影，他们冲着我哈哈大笑：小编还是不行呀！

他们似乎从来不会经历这种绝望的时刻，不仅写得多，还特别珍惜自己的作品，甚至到了不允许修改一字一词的地步。有一个作者把所有的“的地得”都写成“地”，我一个个改完之后，他很生气地告诉我他是故意这样做的，这样后世的读者就能根据这一独特的用词习惯，将他从同时代的作家中辨认出来。另一个作者发现我修改了她写的内容简介后，问我有没有听说过风筝的故事。我说没有。她就给我讲，从前呀，有一个天才画家画了一幅旷世奇作，

题为《断线的风筝》，后来有一个不识字的商人想当然地往画上添了一笔，连上了风筝的断线，结果这幅画就变得一文不值了。我哑口无言……

这还没说到那些被退稿的作者，他们一天到晚就在后台质疑编辑的水平：你倒是告诉我这篇小说哪里配不上你们网站了？你们通过的作品哪一部比我写得好？就你这文学品位还不赶紧自杀以谢天下……不得不服。也许一个人的写作才能是和他的写作信心成正比的，反正读者们很吃这一套。你一天到晚在网上说自己写得有多好多厉害，他们就真的信了，跟传销似的。我以前没有、今后也不可能会有这种自信，所以我只能认输，只能继续做他们的服务员。也许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天才的编辑，也不会有天才的作家，天才作为一种人格类型已经消失，全面平庸才是这个时代唯一的主题。

这天中午，在帮一个作者写好内容简介、称赞完两个作者的新作品、退掉三篇稿子之后，我出去吃饭。男编辑们喜欢聊体育、游戏和女人，这三方面的经验我几乎都是空白；女编辑们谈论的口红、明星或育儿经，我更是一无

所知。为了不让大家尴尬，我选择一个人出去吃饭。像往常一样，我昏昏沉沉，恨不得倒地就睡。为了让自己清醒一点，我决定多走几步，去另一条街吃饭。

在十字路口，我遇到一个推销健身卡的年轻人，他陪我等红灯，跟着我走到马路对面，怎么回绝都没用。我一时冲动，就朝他喊：“国家都这样了，我要那么好的身体干什么？”他愣了几秒钟，忽然开口问我：“国家怎么了？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，就走得飞快，一心想甩掉他。结果他一直跟在我后面追问：“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倒是跟我说清楚国家怎么了？我最见不得你这种人，上了个大学，念了点书，就学会诋毁国家了。你倒是有种说国家到底怎么了？”路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，这让年轻人的嗓门越来越高……最后我只好买下他的健身卡，白白浪费了一千多块钱。我竟然斗不过一个推销员？怎么我连愤青也做得这么业余？

我越想越懊恼，饭也吃不下。怨气渐渐化为勇气：辞职，辞职，辞职。辞职的念头第一次在中午变得如此强烈。波拉尼奥说得好，我必须离开这帮人，去当一个真正的作家。是的，我只有离开这帮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作家。我

一路小跑，我必须赶在这口气消失之前，走进老板的办公室，直接告诉他我辞职的决定。

老板是一个嘴碎的中年男人，不管你什么时候看到他，他都在说话，不是对着电话讲，就是对着员工讲，有时还会在办公室里一边来回踱步，一边自言自语。说话对他而言就像呼吸一样重要，我简直无法想象他的嘴唇静止不动的样子。每次开会他都能提出十几个发展战略规划，一套一套的，绕啊绕，能把人说得眼冒金星。他每天第一个来，最后一个走，中午在办公室吃外卖。他工作起来很卖命，希望我像他一样卖命，可是我的命只值几千块钱一个月，能跟他的命相提并论吗？我推开门，他圆圆的脑袋从电脑屏幕后面伸出来，他的小眼睛笑着，问我什么事。就在四目对视的那一瞬间，我的手心开始出汗，嘴唇再次习惯性地背叛正在发抖的心。我骗他说我下午要出去见一个作者，要请半天假。他点点头，我几乎是倒退着走出了他的办公室，吁了口长气，甚至有些庆幸。

其实辞职对我而言，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解决方案，我不过是想把喝过的药再喝一遍，幻想着这次能见效。做了三年编辑后我休了半年，到最后积蓄花光了，小说也没写

出几篇，不得不再次出来找工作，找来找去发现还是前东家待遇最好，实在不想继续面试，又想起老板在我辞职时说过一句“欢迎回来”，我就又跑回来上班了。同事们笑称我这是“二进宫”，是啊，没过几天我就想起了监狱里的一切，后悔不已。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上回辞职我给老板写了一封长信，细数自己的心路历程，把自己都快写哭了。我已经找不到更新更好的辞职理由了，难道我要把那封信重发一次？谁还有脸和复婚的妻子再离一次婚？我现在只能受着，每天活在这种自取其辱的懊恼之中。

下午去哪儿呢？我虽然厌恶工作，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的，直接回去休半天会有负罪感，我的懦弱就体现在这儿。我想起这几天有一个叫画天的女作者一直约我见面，就问她这个下午有没有空。她说她过来找我，但我不想浪费她的时间，毕竟她的时间可以轻易兑换成金钱。我坐车从公司附近的大山桥去她住处所在的积水潭桥，当然我这里没有山，她那里也没有水，甚至连桥也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，不过下大雨的时候，桥下还是可以淹死人。我在网上见过画天的照片，不得不说，她长得很好看，看着她的

脸，甚至能听到亲吻的声音。我对异性有一种愚昧的热情，只有在对女人的渴望中，我才能感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。是啊，我也总是被这些低劣的欲望所俘虏，然后设法找到更动听的命名。我坐在出租车上胡思乱想，很快就抵达了画天选定的一家咖啡馆。

她却姗姗来迟，大概是梳妆打扮耽搁了时间。看得出来，她的眼神、表情和嘴唇颜色都经过精心设计。我总觉得村里人才是穿衣服，城里人是被衣服穿，他们好像每天都在过节，总是忙着赴宴，但到处都是死气沉沉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节日的气氛。点咖啡的时候，店员们都朝画天投来热情的笑，看来她是这里的常客。我理解不了这些喜欢在公共场所写作的人，我在家写东西甚至都要拉上窗帘。她看上去很疲倦，脸色苍白，眼睛有些浮肿，回想起来，照片上的那个人更像是她的小妹妹。果然没聊几句，她就告诉我她现在状态很差，可能已经得了抑郁症，只是还没有去医院确诊。画天写的都是一些温馨的城市奇幻故事，怎么写这玩意儿也会得抑郁症？没办法，虽然这些年的编辑工作已经让我的文学标准大大降低，但我还是摆脱不了传统的文学等级思维，还是迷信经典。

画天向我抱怨的是她最近收到的恶意差评。这些作者就是这样，一天到晚就盯着自己作品的评论，看见差评就向编辑痛诉，说这是人身攻击，能不能处理一下。我每回都要苦口婆心劝上半天，委婉地告诉他们“若批评不自由，则赞美无意义”这一朴素的道理。这些人还经常自诩为自由主义者，一旦和自身利益相关，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保皇党，听不进任何反对的声音，可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这种矛盾。只见别人眼里有刺，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。他们咒骂监狱的高墙，却忘了应该先设法解下自己身上的锁链……一不小心我又得出了极端的结论，我得打住，不然很可能会毁掉这个本该美好的下午。

“你最近在写些什么？”本雅明说，千万不要和人谈论你正在写作的东西，你由此获得的每一次满足都将妨碍你的写作速度。不过我发现这条写作准则从来不曾在这类作者的脑海中出现过，他们都很热衷于谈论自己的写作构思。

“正在写的这个故事叫《人类正确死亡指南》，我把人类设想为一种很容易死掉，但又能无数次复活的生物。比如连续打三个喷嚏就会窒息而死，叶子落在头上能砸死

人，汽车经过刮起的风也可以把人吹死。所以大家见面之后都会这样打招呼：‘你今天死过了吗？’‘死多少回啦？’‘你今天死得还好吗？’”画天一边讲一边玩弄着钥匙扣，把钥匙从环扣上解下来又放回去，眼睛盯着咖啡杯，偶尔瞟我一眼。

我得承认她的很多想法确实很有灵气，但由于缺少真实的生活经验和丰富的心灵世界，最终也只能止步于华丽的空洞，无法从故事发展为小说。当然我不会向她指明这一点，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提供大量的安慰和鼓励。不过这些话似乎不起什么作用，除了礼貌性微笑，她的脸上没有更多的表情。她不小心把钥匙掉到了地上，我们就都俯下身子找，结果我们在桌底对视了一眼，直到这时她才露出了会心一笑。

“这让我想起一个场景，同一路公交车错车时，两个司机总是会相视一笑。那一刻的笑容里有着孩子气的天真，就好像两个人开的是玩具车一样。这是城市里少有的童真时刻。”

“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写小说的，你怎么不写呢？”

我一激动，差点要把自己的写作苦闷一吐为快，还好